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記集解卷六十一至六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高鏞

史記集解卷六十一

宋 裴駰 撰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于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于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

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

衰矣遂餓死于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顔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絶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

者不可稱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于道可求而得之者雖執鞭賤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孔安國曰所好者古人之道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松柏少凋傷平歲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然後别之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修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

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王肅曰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張璠曰猶言雲從龍風從虎也聖人作而萬物覩馬融曰作起也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

史記集解卷六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記集解卷六十二

宋 裴駰 撰

史記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

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于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禄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

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于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于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于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于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

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于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

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皇覽曰晏子冢在臨菑城南淄水南桓公冢西北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

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史記集解卷六十二

史記集解卷六十三

宋 裴駰 撰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地理志曰苦縣屬陳國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

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强為我著書于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

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巨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有九年徐廣曰實百一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餘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

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干此云封于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風俗通氏姓注云姓段名干木恐或失之矣天下自別有段姓何必段干木耶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曰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于老

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
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
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
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
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
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
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
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

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强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曰今民間所有上下二篇中書六篇皆合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新序曰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

而其歸本于黄老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于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强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實之上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寛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于秦不能自脫說難曰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于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于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

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而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強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閒己與

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

無所擊排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

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于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

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于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于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于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

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于梁臣于趙而逐取

世監門子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廼誅韓非也申子

韓子皆著書傳于後世學者多有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于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畀畀自勉厲之意也施之于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胡革反用法慘急而鞫礉深刻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

史記集解卷六十三

史記集解卷六十四

宋　裴駰　撰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

兵事大説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于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于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

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
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
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
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
及反于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
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
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軍正曰當斬使者大
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

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于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于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于景公景

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

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

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

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

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

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褎矣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

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

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史記集解卷六十四

史記集解卷六十五

宋　裴駰　撰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

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

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
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
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
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
王可試下觀之惟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
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
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晉顯
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阿鄄

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于己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于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

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于是忌進孫子于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于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于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摶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罷于內君不若引兵

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魏與趙攻韓韓告急于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魏武帝曰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

明日為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

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于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

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絶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夫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吴起吴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之文侯問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于是魏文侯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

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于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瓚曰

今河南城爲直之皇甫謐曰壺關有羊腸阪在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爲敵國也楊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以加諸武侯曰善即封吴起爲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吴起不悦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

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賔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子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吴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吴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柰何其僕曰吴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吴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強秦

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柰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名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于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鬬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横者于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

伐秦諸侯患楚之强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吴起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攻吴起吴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刺吴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龎涓明矣然不

能蚤救患于被刑吴起説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史記集解卷六十五

史記集解卷六十六

宋　裴駰　撰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故其後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

于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婦于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而更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絶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于平王平王稍益疏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子短于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太子居城父將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為亂矣平王乃召其太傅伍

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于平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䟽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事成矣王且見禽于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急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于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忍詢（火候反）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

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讎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捕伍胥伍胥貫烏還反弓執矢嚮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亡聞太子建之在

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于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内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

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至于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于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

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于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于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

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也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弒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于舒闔廬立三年乃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

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古國臯陶之後所封潛縣有天柱山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索左傳楚公子貞字子囊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兼稱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于豫章豫章在江南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

公孫丸子常敗走奔鄭于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郢楚都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鄖音云國名鄖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鄖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綦匿王己自為王以當之隨人卜與王于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

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
申包胥亡于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
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
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
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
逆施之于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許包胥
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絶其聲秦哀公憐之曰
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

吳六月敗吳兵于稷（稷丘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亡歸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于堂谿（徐廣曰在慎縣駰案地理志汝南有吳房縣應劭曰夫概奔楚封于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然則不得在慎縣也）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普寒反又音婆）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鄀（楚地音若）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

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郤闔廬病創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于夫湫音椒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

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

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吴王不聽使子胥于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吴之亡矣汝與吴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于齊鮑牧而還報吴吴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

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愎彊諫沮毀（自呂反）用事徒幸吴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嚭使人微伺之其使于齊也乃屬其子于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吴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

反之劒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榼形浮之江中徐廣曰魯哀公十一年吳人憐之為立祠于江上因命曰胥

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百里故云江上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北大會諸侯于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于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于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

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名勝使居楚之邊邑鄢徐廣曰潁川鄢陵是號為白公徐廣曰汝南褒信縣有白亭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于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

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屈固負

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周楚世家亦云王從者

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宫葉公聞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亨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亨固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亨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太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

雪大恥名垂于後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
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
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勝道者哉

史記集解卷六十六

史記集解卷六十七

宋 裴駰 撰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師也辟參也魯柴也愚由也喭回

也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晏曰言回庶幾于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惟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于知道者各內有此害也其于庶幾每能虛中者惟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當亦所以不虛心也孔子之所嚴事于周則老子于衛蘧伯玉大戴禮外寬而內直自設于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汲汲于仁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于齊晏平仲于楚老萊子于鄭子產大戴禮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于魯孟公綽數臧文仲柳下惠大戴禮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蓋柳下惠之行

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大戴禮曰孔子云國家有道其言足以與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所行觀于四方不忘其親苟思其親不盡其樂蓋介山子然行也說苑曰孔子歎曰銅鞮伯華無死天下有定矣晉太康地記云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世號赤曰銅鞮伯華

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孔安國曰顏回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回也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

知其不愚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孔安國曰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顔回同也欒肇曰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惟我與爾有是行回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王肅曰顔回為孔子胥附之友能使門人日親孔子魯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何晏曰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顔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閔損字子騫鄭玄曰孔子弟子目錄云魯人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于其父母

昆弟之言陳羣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孔安國曰復我者重來召我必在汶上矣孔安國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孔子以為有德行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包氏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包曰再言之者痛之甚也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孔安國曰莫尚乎敬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包氏曰在邦為諸侯在家為卿大夫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曰雍

也可使南面包曰可使南面言任諸侯之治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何晏曰犁雜文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于子之美冉求字子有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為季氏宰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孔安國曰千室卿大夫之邑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大夫故曰百乘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孔安國曰賦兵賦也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求問曰聞斯行諸包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孔安國曰當白父兄不可自專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鄭玄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仲由字子路卞人也徐廣曰尸子曰子路卞之野人少孔子九歲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豭豚冠以雄雞佩豭豚二物皆勇子路好勇故冠帶之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子路問政孔子曰先之勞之孔安國曰先道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悦以使民民忘其勞請益曰無倦孔安國曰子路嫌其少故請益

曰無倦者行此上事無倦則可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李充曰既稱君子不職為亂階也若君親失道國家昏亂其于赴患致命而不知正顧義者則亦陷乎為亂而受不義之責也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折獄者惟子路可也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欒肇曰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云無所取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衣敝縕袍孔安國曰縕枲著也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

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於室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子路喜從游遇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可謂具臣矣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子路為蒲大夫辭孔子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執勇言恭謹謙敬勇猛不能害故曰執也寛以正可以比衆音鼻言寛大清正衆必歸近之恭正以靜可以報上初衛靈公有寵姬曰南子靈公太子蕢聵得過南子懼誅出奔及靈

公卒而夫人欲立公子郢郢不肯曰亡人太子之輒在於是衛立輒為君是為出公出公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居外不得入子路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蒯聵乃與孔悝作亂謀入孔悝家遂與其徒襲攻出公出公奔魯而蒯聵入立是為莊公方孔悝作亂子路在外聞之而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有使者入城城門開子路隨而入造蒯聵蒯聵與

孔悝登臺子路曰君焉用孔悝請得而殺之蕢聵弗聽於是子路欲燔臺蕢聵懼乃下石乞壺黶攻子路擊斷子路之纓子路曰君子死而冠不免遂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嗟乎由死矣已而果死故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王肅曰子路為孔侍衛故侮慢之人不敢有惡言是以惡言不聞于孔子耳

是時子貢為魯使于齊

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

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子曰於女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君子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故弗為也孔安國曰旨美也責其無仁於親故言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馬融曰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孔安國曰自天子達于庶人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包氏曰朽腐也雕雕琢刻畫糞土之牆不可杇也王肅曰杇墁也二者喻雖施功猶不成也宰我問五帝之德子曰予非其人也王肅曰言

不足以明五帝之德也宰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子貢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問曰汝與回也孰愈孔安國曰愈猶勝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貢既已受業問曰賜何人也孔子曰汝器也孔安國曰言汝器用之人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包曰瑚璉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貴器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

有文武之道夫子焉不學孔安國曰文武之道未墜落于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又問曰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鄭玄曰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國政求而得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諂何如孔子曰可也孔安國曰未足多也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鄭玄曰樂謂志于道不以貧為憂苦也田常欲作亂於齊憚高國鮑晏故移其

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夫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遂行至齊說田常曰君之伐魯過矣夫魯難伐之國其城薄以卑其地狹以泄其君愚而不仁大臣偽而無用其士民又惡甲兵之事此不可與戰君不如伐吳夫吳城高以厚地廣以深甲堅以新士選以飽重器精兵盡在其中又使明大夫守之此易伐也田常忿然作色曰子之

所難人之所易子之所易人之所難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臣聞之憂在内者攻强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内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今君破魯以廣齊戰勝以驕主破國以尊臣王肅曰鮑晏等帥師若破國則臣尊矣而君之功不與焉則交日疎于主是君上驕主心下恣羣臣求以成大事難矣夫上驕則恣臣驕則爭是君上與主有郤下與大臣交爭也如此則君之立于齊危矣故曰不如伐吴伐吴不勝民人外死大臣内空是君

上無彊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齊者惟君也田常曰善雖然吾兵業已加魯矣去而之吳大臣疑我柰何子貢曰君案兵無伐臣請往使吳王令之救魯而伐齊君因以兵迎之田常許之使子貢南見吳王說曰臣聞之王者不絕世霸者無彊敵千鈞之重加銖兩而移今以萬乘之齊而私千乘之魯與吳爭彊竊爲王危之且夫救魯顯名也伐齊大利也以撫泗上諸侯誅暴齊以服彊晉利莫大焉名存亡魯實困彊齊智者不疑也

吳王曰善雖然吾嘗與越戰棲之會稽越王苦身養士有報我心子待我伐越而聽子子貢曰越之勁不過魯吳之彊不過齊王置齊而伐越則齊已平魯矣且王方以存亡繼絶為名夫伐小越而畏彊齊非勇也夫勇者不避難仁者不窮約智者不失時王者不絶世以立其義今存越示諸侯以仁救魯伐齊威加晉國諸侯必相率而朝吳霸業成矣且王必惡越臣請東見越王令出兵以從此實空越名從諸侯以伐也吳王大說乃使子

貢之越越王除道郊迎身御至舍而問曰此蠻夷之國大夫何以儼然辱而臨之子貢曰今者吾說吳王以救魯伐齊其志欲之而畏越曰待我伐越乃可如此破越必矣且夫無報人之志而令人疑之拙也有報人之意使人知之殆也事未發而先聞危也三者舉事之大患句踐頓首再拜曰孤嘗不料力乃與吳戰困于會稽痛入于骨髓日夜焦脣乾舌徒欲與吳王接踵而死孤之願也遂問子貢子貢曰吳王為人猛暴羣臣不堪國家

敝于數戰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內變子胥以諫死太宰嚭用事順君之過以安其私是殘國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佐之以徼結堯其志王肅曰徼射其志重寶以說其心卑辭以尊其禮其伐齊必也彼戰不勝王之福矣戰勝必以兵臨晉臣請北見晉君令共攻之弱吳必矣其銳兵盡于齊重甲困于晉而王制其敝此滅吳必矣越王大說許諾送子貢金百鎰劒一良矛二子貢不受遂行報吳王曰臣敬以大王之言告越王越王大恐曰孤不

幸少失先人內不自量抵罪于吳軍敗身辱棲于會稽國為虛音墟莽莫朗反賴大王之賜使得奉俎豆而修祭祀死不敢忘何謀之敢慮後五日越使大夫種頓首言于吳王曰東海役臣孤句踐使者臣種敢修下吏問于左右今竊聞大王將興大義誅彊救弱困暴齊而撫周室請悉起境內士卒三千人孤請自被堅執銳以先受矢石因越賤臣種奉先人藏器甲二十領鈇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吳王大說以告子貢曰越王欲身從

寡人伐齊可乎子貢曰不可夫空人之國悉人之衆又從其君不義君受其幣許其師而辭其君吳王許諾乃謝越王于是吳王乃遂發九郡兵伐齊子貢因去之晉謂晉君曰臣聞之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先辦不可以勝敵今夫齊與吳將戰彼戰而不勝越亂之必矣與齊戰而勝必以其兵臨晉晉君大恐曰為之奈何子貢曰修兵休卒以待之晉君許諾子貢去而之魯吳王果與齊人戰于艾陵大破齊師獲七將軍之兵而不歸

果以兵臨晉與晉人相遇黄池之上吳晉爭强晉人擊之大敗吳師越王聞之涉江襲吳去城七里而軍吳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于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王宫殺夫差而戮其相破吳三年東向而霸故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廢舉謂停貯也與時謂逐時也夫物賤則買而停貯值貴即逐時轉易貨賣取資利也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卒終于齊言偃

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孔子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曰昔者偃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孔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從行者）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治小而用大）孔子以為子游習于文學　卜商字子夏（家語云衛人鄭玄曰溫國卜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子夏問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此

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詩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繢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何晏曰孔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包曰能發明我意可與言詩矣子貢問師與商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何晏曰君子之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孔子既沒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其子死哭之失明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子張問

干祿鄭玄曰干求也祿祿位也孔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包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包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他日從在陳蔡間困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國行也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鄭玄曰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里行乎哉言不可行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夫然後行包氏曰衡軛也言思念忠信立則常相見參然在前在輿則若倚于車軛子張書諸紳孔安國曰紳大帶也子

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國必聞在家必聞鄭玄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下於人在國及家必達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在國及家必聞馬融曰佞人黨多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死於魯

澹臺

滅明包氏曰澹臺姓滅明名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包氏曰言其公且方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孔子謂子賤君子哉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包氏曰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子賤為單父宰反命于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

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原憲字子思鄭玄曰魯人子思問恥孔子曰國有道穀孔安國曰穀祿也邦有道當食祿國無道穀恥也孔安國曰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馬融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怨忌也欲貪欲也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弗知也鄭玄曰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

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孔子曰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孔安國曰縲黑索也紲攣也所以拘罪人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張華曰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南宮括字子容孔安國曰容魯人問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孔安國曰羿有窮之君簒夏后位其徒寒浞殺之因其室而生奡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為夏后少康所殺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馬融曰禹盡力于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也禹及其身稷及後世皆王括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容出孔子曰君子

哉若人上德哉若人孔安國曰賤不義而貴德故曰君子國有道不廢孔安國曰不廢言見用國無道免於刑戮三復白珪之玷孔安國曰詩云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之是其心敬慎于言以其兄之子妻之公晳哀字季次孔子家語云齊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曾蒧音點字晳孔安國曰晳曾參父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徐廣曰一作饋駰案包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

先王之道歸于夫子之門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周氏曰善蒧之獨知時也

顏無繇音遙字路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孔安國曰賣以作椁孔子曰材不材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孔安國曰鯉孔子子伯魚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也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徐廣曰音寒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矯又音橋子庸疵自移反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

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徐廣曰屬琅邪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

高柴字子羔鄭玄曰衞人少孔子三十歲子羔長不盈五尺受業孔子孔子以為愚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包氏曰子羔學未孰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孔安國曰言治人事神于是而習亦學也孔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孔安國曰疾其以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也

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

信孔安國曰仕進之道未能信者未能究習孔子說鄭玄曰善其志道深公伯僚字子周馬融曰魯人周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夫子固有惑志孔安國曰季孫信讒恚子路也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曰吾勢猶能辯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人誅僚而肆之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孔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牛多言而躁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孔安國曰訒難也曰其言也訒斯可謂之仁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孔安國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也問君

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孔安國曰牛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也曰不憂不懼斯可謂之君子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包氏曰疚病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樊須字子遲鄭玄曰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圃曰吾不如老圃馬融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孔安國曰情實也言民化上各以實應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包氏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

用學稼以教民乎負子之器曰繈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曰知人

有若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三歲有若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以行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何晏曰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何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毛傳曰畢噣也月離陰星則雨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五男也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華使於齊冉有為其母請粟

孔子曰與之釜馬融曰六斗四升曰釜請益曰與之庾包氏曰十六斗曰庾冉子與之粟五秉馬融曰十六斛曰秉五秉合八十斛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君子周急不繼富鄭玄曰非冉有與之太多

巫馬施字子旗鄭玄曰魯人少孔子三十歲陳司敗孔安國曰司敗官名陳大夫也問孔子曰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退而揖巫馬旗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魯君娶吳女為夫人命之為孟子孟子姓姬諱稱同姓故謂之孟子魯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安國曰相助匿非曰黨禮同姓不婚而君娶之當稱吳姬諱曰孟子

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孔安國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之道弘故受之為過也　梁鱣一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家語曰齊人　顏幸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鄭玄曰魯人也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家語曰魯人　曹䘏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　伯虔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歲　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鄭玄曰楚人　自子石已右三十五人頗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其四十有二人無年及

不見書傳者紀于左　冉季字子産 鄭玄曰魯人 公祖句兹字子之　秦祖字子南 鄭玄曰秦人 漆雕哆 赤者反 字子斂 鄭玄曰魯人 顔高字子驕　漆雕徒父　壤駟赤字子徒 鄭玄曰秦人 商澤 家語曰字子秀 石作蜀字子明　任不齊字選 鄭玄曰楚人 公良孺字子正 鄭玄曰陳人賢而有勇 后處字子里 鄭玄曰齊人 秦冉字開　公夏首字乘 鄭玄曰魯人 奚容箴字子皙　公肩定字子中 鄭玄曰魯人或曰晉人 顔祖字襄　鄡 苦堯 單 善 字子家 徐廣曰一云鄔單鉅鹿有鄡縣太原有鄔縣 句井

疆鄭玄曰衛人　罕父黑字子索家語曰罕父黑字索　秦商字子丕
鄭玄曰楚人　申黨字周　顏之僕字叔鄭玄曰魯人　榮旂
字子祺　縣成字子祺鄭玄曰魯人　左人郢字行鄭玄曰魯人
燕伋字思　鄭國字子徒　秦非字子之鄭玄曰魯人
施之常字子恒　顏噲字子聲鄭玄曰魯人　步叔乘字子
車鄭玄曰齊人　原亢籍家語曰名伉字籍　樂欬字子聲　廉絜
字庸鄭玄曰衛人　叔仲會字子期鄭玄曰魯人　顏何字冉鄭玄
曰魯人　狄黑字晳　邽巽字子斂鄭玄曰魯人　孔忠家語曰忠

公西輿如字子上 公西蒧字子上鄭玄曰魯人

字子蒧孔子兄之子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

史記集解卷六十七

史記集解卷六十八

宋　裴駰　撰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商君者衛之諸庶孼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

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謂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

公之業東復侵地西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

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于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子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

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謀于衆是以聖人茍可以强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學者溺于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

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

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于民朞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于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于公戰怯于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于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于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為築冀闕宫庭于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

桶鄭玄曰音勇今之斛也權衡丈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于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于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龎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

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于齊秦國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衛鞅既破魏

還秦封之于商徐廣曰弘農商縣也十五邑號為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

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别大築兾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

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内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韋昭曰欵叩也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乗暑不張蓋行于國中不從車乗不操干戈功名藏于府庫德行施于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謡舂者不相杵

鄭玄曰相謂送杵聲以聲音自勸也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于命民之効上也捷于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也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

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矛而操闟（所及反）戟者（徐廣曰一作祭屈盧之勁矛干將之雄戟）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于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于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

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出擊鄭徐廣曰京兆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于鄭黽池徐廣曰黽

或作彭秦惠王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卬不師趙良之言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於秦有以也夫新序論曰秦孝公保崤函之固以廣雍州之地東并河西北收上郡國富兵強長雄諸侯周室歸籍四方來賀為戰國霸君秦遂以強六世而并諸侯亦皆商君之謀也夫商君極身無二慮盡公不顧私使民內急耕織之業以富國外重戰伐之賞以勸戎士發令必行內不阿貴寵外不偏疏遠

是以令行而禁止法出而姦息故雖書云無偏無黨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司馬法之勵戎士周后稷之勸農業無以易此此所以并諸侯也故孫卿曰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然無信諸侯畏而不親夫霸君若齊桓晉文者桓不倍柯之盟文不負原之期而諸侯畏其强而親信之存亡繼絶四方歸之此管仲勇犯之謀也今商君倍公子卬之舊恩棄交魏之明信詐取三軍之衆故諸侯畏其强而不親信也籍使孝公遇齊桓晉文得諸侯之統將合諸侯之君驅天下之兵以伐秦秦則亡矣天下無桓文之君故秦得以兼諸侯衛鞅始自以為知霸王之德原其事不倫也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之敝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于樹下後世思其德不忍伐其樹况害其身乎管仲奪伯氏邑三百戶無怨言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于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號哭之聲動于天地畜怨積仇比于邱山所逃

莫之隱所歸莫之容身死車裂滅族無姓其去霸王之佐亦遠矣然惠王殺之亦非也可輔而用也使衛鞅施寬平之法加之以恩申之以信庶幾霸者之佐哉

史記集解卷六十八